

奶奶的针线簸箩

柯贤会

思念如同长长的针线，一个劲地穿越时光隧道，串起我对奶奶的回忆，也串起陪伴奶奶一生的针线簸箩。

奶奶的针线簸箩用老家的篾黄编成，密实匀称，草帽大小，圆润精致，如同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记忆里，奶奶的针线簸箩就是一个万花筒和百宝箱，里面装满了针、线、纽扣、剪刀、锥子、顶针、针拔子、五颜六色的布块、毛主席像章、磨光的铜钱、晶莹剔透的玻璃球。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个躺在簸箩中央的大针线包，外面绣着红花绿叶，里面塞满了颜色各异的绣花钱，款式繁多的绣花样，规格不同的鞋样子，长短不一的针，没做完的鞋面，没绣完的绣品……整个针线簸箩，色彩缤纷，应有尽有，每次看到奶奶的针线簸箩，我都会扒拉好一阵子，好奇而又满足。

小时候，总觉得奶奶会变魔术，针线簸箩里的针头线脑，经奶奶那双巧手一变，就成了一枝枝栩栩如生的花朵，一对对活灵活现的凤凰，一双双精巧别

致的布鞋，一身身搭配得体的衣裳，奶奶每次做针线活，我和弟弟妹妹都要争先恐后地去端针线簸箩，静静地围坐在奶奶身边，睁大双眼寻找“变戏法”的窍门，小心翼翼地欣赏着一幅幅“佳作”，享受着童年的美好时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还不是很有富裕，专门盛放针、线、布料的簸箩几乎成了当时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必备物品，裁布缝衣、绣鞋纳底，正是靠着这看似普通的针线簸箩，那些乡村女人用针线缝补生活的艰辛和幸福。

我经常在睡眼朦胧中，看见奶奶在橘黄色煤油灯下纳鞋底，那个针线簸箩安静地靠在她身边，奶奶手中戴着顶针，拿着锥子或者针线，左手握着厚厚的鞋底，锥子先在鞋底用力钻一个小小的孔，把锥子放在桌上，拿起针，往头发间一摩擦，去穿鞋底上那个孔，针在顶针的作用下慢慢穿过鞋底，奶奶在鞋底的另一边，用力拔出针，一根长长的线随之而过，当线过尽头的时候，

奶奶会特别地用一下力，让线深深地嵌进布底。夜很静，能清晰听见线过鞋底的啾啾声，如同一首节奏优美的轻音乐，里面填满了故事，在深夜里低吟浅唱。

奶奶出生在旧社会，长时间受穷，养成了勤俭节约和自力更生的习惯，她教育我们要讲卫生、勤劳动、节俭过日子，经常说：人们“笑垢甲，不笑补纳”。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是穿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缝补衣服成为那时的家常便饭。

我清楚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奶奶在她的针线簸箩里又挑选出各种花色的小碎布，用了整整三天时间，为我缝制了一个迷你型的花书包，背到学校后，同学们见了都很眼馋，我也多了一份骄傲和自豪。

奶奶到了70多岁的时候，眼睛已经花了，看不清针眼，但是仍然坚持做针线活，每次都是我和弟弟妹妹帮她穿

针。有一次，我正帮她穿针，她说：“我眼睛快看不见了，得赶快给你做一些鞋子，免得你以后没有鞋子穿！”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奶奶按照她预计我脚长大的样子，一口气做了几十双鞋，做好后，用烂衣服包了一层又一层，放在楼上的大木箱里，让我脚长到和鞋子差不多了再穿。现在，每每回想起奶奶赶着为我做鞋的场景，我都会热泪盈眶，奶奶对我的爱无以言表，永生难报！

1998年，82岁的奶奶走完了她的人生路，回归到老家的青山绿水里，那伴随奶奶一生的针线簸箩，也随奶奶一起化为灰烬，封存在岁月的长河里。但是，那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缝进了数不清的亲情和做人处事的道理，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千年古银杏树引热乡村游

通讯员 廖霖



岚皋县孟石岭镇易坪村二组，一棵千年银杏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微风的吹拂下，树叶轻轻地摇晃，十分迷人，给林区带来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据当地村民介绍，这棵银杏树树龄约1400年，地围15米，树高38米，两树同根相连。古树至今苍郁劲，枝头满叶。每逢节假日或古树观赏期，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人前来观赏、拍照、捡拾白果，千年银杏引热乡村游，也带动了村里的农家乐发展。据了解，这棵古树是迄今为止陕西省发现的最大的—棵银杏树，故又称为陕西“银杏王”，已入选陕西省《古树神韵》大型画册，对宣传推介岚皋丰富的森林资源、扩大岚皋生态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

李胜金

八一水库复修工程经过万名干部民兵近两年的日夜奋战，终于在1970年10月顺利竣工通水。五里区、关庙区万亩旱地变成水田、水浇地，粮食大幅增产，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由党永庵、谢林采写的通讯《高峡平湖向太阳》先后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刊发，整个恢复重建工作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因为我在八一水库工地指挥部写通讯有了一定的成绩和影响，加上我是工地上唯一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在农村那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秀才”了，工地指挥部关庙区和皂树公社的有关负责人觉得让我继续回到本生产队干粗活有些屈才，于是就考虑推荐我去当民办教师或者半脱产干部。

就在这时，恰好皂树公社大堰子学校一位女教师即将临产，需要找一名代理教师。一天，公社干部徐仁龙、李朝义找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去当三个月代理教师，每月18元工资。大堰子学校是一所小学初中合在一起的学校，就位于龙王山背后，距离我们家有10多公里山路。一个月18元的工资，算下来一天合六毛钱，我觉得工资给的太低了，只相当于人家正式教师的一半，于是就有些犹豫。但我母亲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当代理教师能使我学有所用，而且比在生产队干活总要轻松一些。虽说一天只有六毛钱，但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挣10分也才值两三毛钱呀！再说也不能辜负了领导的心意。经母亲这样一分析，我觉得她比我想得全面，有道理，就答应了下来。

放下顾虑后，我背上行李，翻过几座山

头，步行到了大堰子学校。

学校建在一座高高的山梁上，土巴墙，石板房，四面透风。最艰苦的是吃水困难，背水要下到坡下面的深沟。下坡时连滚带爬，上坡时手脚并用，累得直喘气，还常常被荆棘划破手脚。一桶水背到学校，常常只剩下多半桶了。

学校安排我和安康师范毕业的教师薛保富在一个屋里搭铺睡觉。这位薛老师和我同年，是安师1966级毕业生，算起来我们初中是同一年毕业的。在当时，学习差点的或者家庭困难想尽早参加工作的才会选择上安师，学习好的都去上安中了，目的就是为毕业后考大学。谁料想1966年5月即将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一下打乱了我们的人生计划。

直到1968年6月2日，我们安康中学1963年到1965年入校的三届学生已经分别在学校待了3至5年。而大学已经停办，工厂有的还在停工，有的也才刚刚恢复生产，积压的三届高中生怎么安排，何去何从？

我和薛保富虽然是同一届中师与高中毕业生，但按照那时的体制，薛保富毕业后是包分配、拿工资、有城镇户口的国家正式公办教师，而我们高中毕业生却和没上过学的农民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这个农民身份代理教师的待遇就和他有很大区别，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2000年左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当了多年民办、代理教师的老三届校友，为了转为“公办教师”，享受体制内的优厚待遇，不得不以40岁左右的年龄再考进安师的“民师班”去当中师学生。那时我已经当了文教局

的领导，同学们相见，总是尴尬的一脸苦笑，我的内心也有些不是滋味。

我是深秋到大堰子学校的，不久后就到了冬季。因为学校在山梁上，冬天风特别大，碰上下雪天气就格外冷。由于房屋简陋不隔风，晚上雪花就飘进屋，落在我薄薄的被子上，冷得人蜷缩成一团。第二天醒来，上半身还有点热气，下半身就冻得冰凉。还好的是年轻底子好，没有冻感冒。学校当时没有专职炊事员，由教师轮流做饭。我在家虽然也做家务，但主要是干体力活，从来没有单独做过饭。轮到我做饭时，就不知从哪下手。幸好有个本家侄女李世琴也在该校工作，见我有些为难，就主动帮助我计划安排，帮忙炒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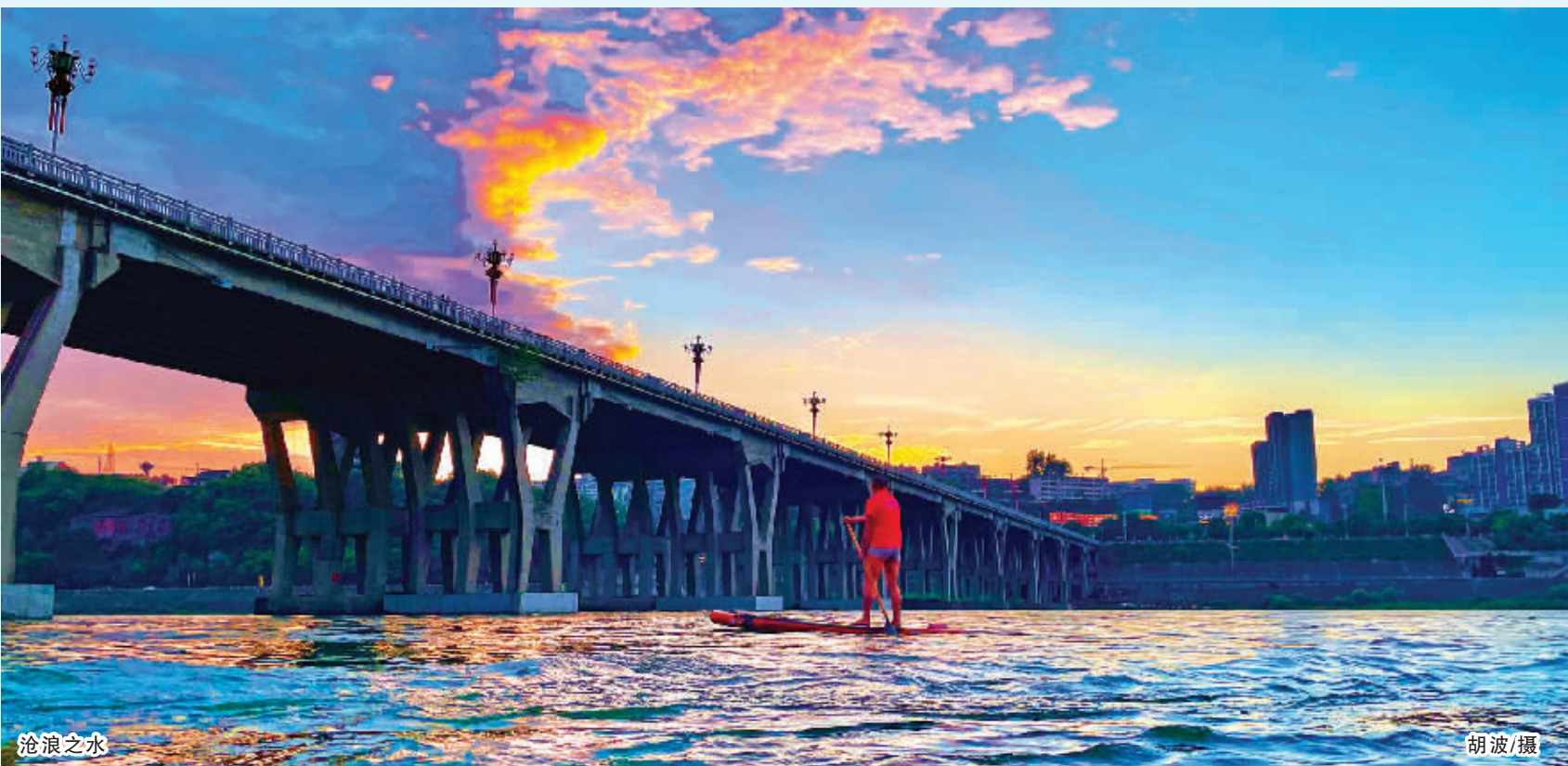
生活艰苦，工作也不轻松。我当时分在初中部，整个初中部总共3个老师，我、薛保富和校长张文福。张文福是老校毕业生，教农学还可以，数理化就相对差一些。出于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我提出自己代二、三年级的数理化，建议两人代其他课程。我在安中时数理化学得挺扎实，现在代初中的课比他们熟练得多，只要课前看一遍教材，就能讲清楚。那时每周五上六天课，我每天上六节课，一周要上36节课。虽然比较累，但学有所用，学生们也喜欢，我心里也高兴。

当年的学生现在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有时遇在一起，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沧浪之水

胡波/摄



绿荫幽草胜花时

郑时根/摄



绿池落尽红藻却

林江/摄

朝天河的欢笑

李华磊

朝天河是汉滨区牛蹄镇境内的一条河。它从凤凰山下流出，一路欢歌笑语，滋润着沿途五公里内的村庄土地，最后投入汉江的怀抱。

当地老年人告诉我：因朝天河蜿蜒曲折且狭窄，站在朝天河边抬头仰望，只能看到狭长的天空，朝天河因此而得名。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从古至今，人们喜欢选择与水为邻，朝天河周边的人们也不例外。现在的朝天河人沿着朝天河盖起了一栋栋楼房，建起了漂亮的安置社区，让残存的古老土木结构瓦房成了人们永恒的记忆。朝天河河水清澈，河道里也没有杂物，沿着河边修建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成了朝天河人与外面世界交流沟通发展的纽带。

我是第一次到朝天河村，看到眼前的朝天河及其周边的房屋、环境，我的心情是舒畅的、愉悦的。我与朝天河村支部书记的一番交流，让我更加觉得朝天河未来的发展不可估量。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河因人而靓，人因河而富。居住在朝天河周边的村民，依托方圆万余亩的林地，栽拐枣树，烤拐枣酒，那一口口带着家乡味道的拐枣酒，让漂泊在外的游子喝到了乡愁，喝出了老家人致富的信念。那一盒盒简朴包装的拐枣酒，让朝天河人钱袋子鼓起来，也让朝天河人实现了不出家门就能致富的梦想。

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朝天河村成立了互助资金协会，成立合作社，建起了社区工厂，带领、帮助村民致富增收。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山上的拐枣树、柿子树、核桃树，林下的魔芋、油菜等植物让漫山遍野生机勃勃；坡地上、路边上种植的瓜蒌，到了开花季节，绽放的瓜蒌花色鲜艳、香飘数里，吸引着远方的游客。朝天河村人每年散养的生猪出栏一千余头，原生态的黑猪在带给人们舌尖上美味的同时，也让朝天河人实现了“小猪一出栏，口袋装满钱”的愿望。

生活在朝天河周围的人们，常年围着朝天河水做文章，打水窖、修鱼塘，充分利用这常年不断流的“玉液琼浆”。

朝天河人在致富的征途上施展出十八般武艺，争取政策支持，培育养羊、养牛、养土鸡、养蜂等养殖大户，扶持栽拐枣树、种林下魔芋的大户，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动员宣传引导剩余劳动力以家庭户为主开展种养。社区工厂及时收购村民收获的农副产品，村干部、帮扶单位义务推销农副产品，彻底解决了村民销售的后顾之忧，稳定增加村民的收入。

朝天河人依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分区指导经营，一个区域经营农家乐，一个区域进行农产品加工。镇村干部甘做村民的宣传员、服务员，让村民尝到了合理规划带来的甜头。

产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带动，朝天河村领导主动帮助村民申请金融贴息贷款，解决了资金缺口。村委会把原来集体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租给经营户经营，村上把租赁收益分给村民，这样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也为部分村民安排了公益岗位就业。“赏山水茶园、品农家美食、住天然氧吧、喝富硒泉水”成为朝天河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看着眼前的美景，回味口中的茶香，我想起了牛蹄镇领导说的一句话：“为了提升我镇的发展，我们请了西安的专家对我镇所有的村都做了远景规划，从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等方面全域做了安排。”回顾我听到、看到的一切，我更懂得“思路决定出路”的内涵。

在朝天河民宿附近的一家住户屋外，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以前修路是村民打底子政府铺面，现在修路都是政府包揽，就连我家的院坝也是政府从紫阳县拉来的石板铺成的，我们现在也不用出门打工了，在家里靠种植、养殖也能赚不少钱，农闲了也可以到附近的社区工厂干干临时工……”我从他微笑的脸上，看出他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内心是幸福的。

我很想在朝天河边再走走，去寻找它的过去、去感受它的现在、去读懂它的未来。无奈时间有限，我依依不舍地上车离开了朝天河村。看着朝天河岸边漂亮的安置房，听着朝天河欢笑的声音，我的心也乐了。

